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长篇小说

# 血 盖 头

王芳◎著

鲜血与泪水。屈辱与荣耀。  
一座小城的悲怆往事，  
一个女人的刻骨仇恨。  
生离与死别，感人至深的无限情怀。  
家族与民族，荡气回肠的旷世乐章。  
一声枪响，血盖头飘然落下，  
演绎了一曲凄美忧伤的人生悲歌，  
更演绎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传奇  
和一段弥足珍贵的  
草民抗战的血与火的历史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# 血 盖 头

王芳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盖头 / 王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 
2015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5613 - 8

I. ①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8387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0.25 字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站在大街上，透过这般繁华的景象，总会看到这片土地上饱受军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奴役和蚕食的人们——那悲苦的生活和不屈的灵魂。

——题 记

## 第一章

修云生死了。

修云生是林野花的第一任丈夫。

修云生死的那天，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是林野花和修云生新婚的日子。新婚的日子是喜庆的日子，却因为一颗罪恶的子弹变得昏天黑地。

林野花一直无法忘记丈夫死时的情景。他一把扯掉花轿的轿帘，林野花就坐在轿子里。她掀起盖头看着修云生，修云生也瞪大眼睛看着她。那颗子弹是从他的眉间穿过去的，鲜血成行地往下流，他的鼻子、眼睛、眉毛，还有那张脸都染成了红色，修云生的脸痛苦地扭曲着。后来，修云生软塌塌地扑向她，一把扯下她的盖头，盖头落在修云生面前。鲜血滴落在盖头上，盖头被打湿了，被染成了黑红色。林野花一把抱住修云生，也抱住了那面血盖头，不知如何应对眼前这悲死之气。

林野花常想，那天，如果不是她坚持坐花轿，修云生也许就不会死。

想归想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谁都无法改变。修云生的死，如乱蓬蓬的蒺藜扎在林野花的心上，扎得她的心又乱又疼，心脏像被摘掉了一样，那痛感拔也拔不出来。这种感觉伴随了林野花一生。准确地说，林野花的一生离不开修云生，修云生永远活在她的记忆里。两个人纠缠着牵绊着，修云生用鲜血染红了盖头，那血红的盖头把他们的一生

系在了一起。

用看瘵病扎银针的老方太太的话讲，那叫啥，叫孽缘。人与人之间是讲缘分的，特别是姻缘。这孽缘吗，那是前世欠着了。欠啥？钱财？人命？情分？这是无法说清的事。反正，修云生把命给了林野花，林野花也用一生来还修云生的情分。谁亏谁占了，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。

2

说起林野花，这名字俗是俗了一点儿，可她的出身却不俗。林野花的父亲叫作林智儒。林智儒可是远近闻名的识文断字的大先生。

林大先生名号的来历，和林甸这个荒蛮小城有直接关系。

为什么用荒蛮一词呢？这得从林甸的来历讲起。

林甸建县晚。

清朝光绪年间，林甸还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大荒甸。那荒甸上不见人烟，只有野兔、野狍子、野狼、黄羊子、野鹿、野猪等野生动物聚集生息，更有那大片湿地苇塘摇荡。春天一到，芦花飞絮，连连扯扯地铺成一床芦花被子，一直扯到一望无际的天边。芦苇荡在风中起伏，摇动出一波又一波的苇浪，那天然的景色蔚为壮观。芦苇塘里栖息着各种野禽。芦苇荡下隐藏着水塘，水塘里满是活蹦乱跳的鱼。途经此处的人若是饿了，举起棒子就能打到野味，伸手就能捞到鲜活的鱼虾。随便搂抱一堆荒草点燃，再把鱼虾和野生动物放在火上熏烤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一顿鲜香的美味就进肚了。

不过，熏吃美味可以，在这片大荒甸上行走，非三五个人不能成行，也不能留宿。结伴同行的人少了，若是遇到了野兽攻击，将陷入十分绝望的境地。再说了，你往哪儿跑哇？那大荒甸子百里不见人烟，谁又能救你？若是在大荒甸上留宿，可能一觉还没睡醒，就成了野兽的美味了。

这片荒蛮而富饶的土地，就这样一直被世人所荒芜。

清朝末年,黑龙江开禁放荒后,来往于齐齐哈尔、拜泉、青冈和明水之间的商户,才开辟了一条人行荒道。后来,一对戚氏兄弟看中此处风水,在此地开设戚家店。宝店开张引客来,一些开荒逃难的,也不断涌向这里。光绪三十三年,此处设置东集镇。一九一二年,黑龙江民政长公署,在东集镇设稽垦局,招募领荒户,远近机灵的揽荒头奔赴而来。揽荒头包揽荒地后,需要垦熟谋利,他们又四处招募垦荒户,林甸便逐渐兴旺起来。那时,迁到林甸境内的多是跑马开荒的种地人,对于识字读书之事并不上心,境内仅瑯奈屯有一所学堂,学生只有六七人,更没有私塾和国民学校。孩子们就像大荒甸上的野草荒芜着,也蓬蓬勃勃自由自在地野生着。

民国四年,也就是一九一五年,太平川屯村民李炳阳空出四间房屋,办起了全县第一所私塾。李炳阳开馆授字,启蒙教书,造福了一方百姓。这事在林甸境内迅速传播,李炳阳声名大振,成为一方名儒,备受人们推崇。

消息传到林智儒耳中,他一拍桌案,兴奋地说:“此举大义,造福子孙,做人当效李炳阳。”

于是,林智儒也在街东林家大宅院,收拾出门房五间,开办了县境内第二所私塾。

同为私塾,都是开馆授课,林智儒比李炳阳的境界又高了那么一点儿。李炳阳开的是村馆,只能造福邻近乡民,因太平川屯离县城较远,县城内的孩子无法享受福泽。林智儒办的私塾却不同,那林家大宅就在县城内,县城内的孩子均可受益。因此,林家私塾开业后,很多孩子慕名而来,林家私塾一时红火非常。林家私塾虽然晚开一年,林智儒的名气却不亚于李炳阳。

看着私塾里的孩子咿呀阅读,挥毫泼墨,林智儒像八月里吃了冰块,从心里往外地熨帖舒坦。

不过,凡事成破利害相辅相成,大抵如此。林家私塾刚开三个月,也就是是年八月,政府就在城东门驿站官房设立了第一初等小学校,很多适龄孩子陆续转到学校。看着私塾冷清下来,林智儒很是着急上

火。最后，他果断决定，在林甸街西购置一处房产，把林家私塾转到了街西。

第一初等小学在街东，街西的住户离得远，自然嫌麻烦，都就近把孩子送进林家私塾。林智儒又亲自执教，教授子曰礼记、诸子百家、算术描红等，凭借着林智儒的果断和名气，冷清了几天的林家私塾又红火起来。林智儒忙得不亦乐乎，心情大好。

古人有言：做官贵阖府，经商富一方，教书穷半生。林智儒把心思都投到私塾上，倒没有影响林家的光景。

一来林智儒亲自授课，除了一个叫武道远的同乡主动帮忙外，无须花费束脩延请西席，二来林家也非常平常人家可比。

提起林家，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大户。论财势，林家算东集镇的首富；论地位，那也是书香门第。

林家五代单传，却专出耀祖之才。从林野花的祖父算起，祖上四代是朝廷的翰林学士，专司朝廷考议制度、详正文书、咨议政事。几代下来，积累了丰厚财富，林家祖荫丰厚。

到了林野花祖父这一代，清朝覆灭，中华民国成立，翰林学士这一荣耀职位也成为历史。林野花的祖父就隐居下来。为了和历史彻底告别，让子孙后代免遭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灾祸，其祖父带领全家数次迁移，几经辗转，于一九〇八年来到了东集镇。

林野花的祖父知天文，晓地理，一眼相中了这片富庶土地，他当即断言：老天厚待此方啊！看似荒蛮之野，却遍地是金，百年之后定是北疆仙境，人间天堂。

就这样，林野花的祖父带着全家在此地落户，居住下来。

那时，恰逢东集镇放荒，林家就成了领荒者。林野花的祖父花费巨资揽荒地一井。林家并没有居奇谋利，滞缓垦务，而是花费巨资从外地雇用大批荒民，并添置大批耕作之牛马器具，把这些荒地开垦成熟地，成了最让稽垦局信任和盛赞的优等揽荒户。

土地垦熟后，林家又开始置办房屋产业，一改文人学士承袭的历史，过起了靠土地生存的富户生活。



林家土地多，算得上大财主。可是，林家从不雇用吃劳金的人，也不榜青，更不向穷人抬钱抬粮。林家与农户只是合作关系，他家出土地，农户出劳力，收成对半分，若是遇到灾年，以满足种地农户的吃食为主。

为善于乡里，为善于人人，虽富甲一方，却口碑极好。

经营好土地，滋润地享受生活，才该是林智儒所为。偏偏这林智儒从小接受儒家思想，更喜传经授道，做起了教书先生，并忙得不亦乐乎。

林野花还未出生，就注定了诗书传家的门楣，拥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父亲。

林野花是林家私塾开业第二年出生的。

她出生的前一年秋天，老天就好像哭阴了脸，从入秋开始，那大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大雨持续了一个月，引得大沟小壕水势暴涨，全县十有七八的田地被淹。民心忧虑，禾苗无望。

林家以土地为生，那一年几乎颗粒无收，林家蒙受巨大的损失。刚刚怀有身孕的林夫人，整天里情绪低落，望雨兴叹。怀孕之人最怕忧思过度。因此，林夫人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。

大涝之后必有大灾，转年春天，林甸境内发生瘟疫和马疫。

瘟疫还好，也就是伤寒之症。这种传染病只要预防及时，适时地进行消毒和用药，皆可逃出此劫。有钱人更舍得钱财延请名医，伤寒流行之际，除了一些贫寒之家偶有死人之事发生，并没有爆发开来。

马疫却不同，那年流行的是令人色变的马媾疫。马媾疫发生初期，一些马匹开始高烧发燥，兽医查看，也只当普通的肠道疾病来治疗。三五天后，疫情发生变化，那些公马尿道红肿，尿道口外翻，开始滴滴答答地流淌黄脓般的液体，并大面积地溃瘍腐烂。母马更是凄惨，阴唇大片地糜烂，阴道流脓淌血，让人不忍目睹。

马媾疫以不可抵挡之势蔓延开来，一时间，马嘶声声，惨烈嚎叫，那些马匹如发疯一样扬蹄蹦跳，呈疯癫之状，最后成批地气衰力竭而死。

马死了，死马的去向就成了流言的导火索。

有钱人家的死马一批批地往荒甸上扔，一些没有粮食的穷人就一匹匹地往回捡，扒了马皮，焯肉晒干，作为保命的食物。

县城里有个算命先生张瞎子，人称张半仙。张半仙能通仙能过阴，能算命能打卦，还能查看阳宅运数，阴宅风水。更能查猪羊牛马走失，姻缘命运。

当时，东集镇稽垦局已改为林甸设治局，设治局专员尹双庆，来自吉林省，他致力于垦辟荒原，发展农业。去年涝灾时，他组织人力救灾放赈，请求省署豁免灾民租赋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。

说起张瞎子在县城百姓心中的地位，他的话可比尹专员的话好使。

百姓信任尹专员，更信任张半仙。

这是两种意义上的信任。

一天，张瞎子瞎眼对空，摇头长叹：“造孽！造孽！胡乱吃那死马肉，那还了得？马媾疫就要传染到人的身上了。”

“马媾疫是什么？那是绝后的瘟疫，断种绝后可是老天最大的惩罚。”

“绝了马种就该绝人后了，人若传染上马媾疫就得断后，断了后就等于绝了人类。”

张半仙的话传了出来。一时间县域内流言四起，人心恐慌。大户人家关门闭户，在家里立堂拜佛，沐浴祷告，大人孩子都不许走出院落一步。小门小户也胆战心惊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眼巴巴地盯着自己家的孩子，害怕一不小心就绝了后。

如此情形之下，林家的私塾自然萧条下来。

私塾关门了。

林智儒一天不上课，浑身都不自在。身为先生，心怀锦绣却无传授之道，林智儒能不着急？于是，他脚一跺，牙一咬说：“林家私塾转为义塾，我就不信招不来弟子。”

义塾是啥？义塾就是不收分文，孩子们可以免费学习。于是，一

些拿不起束脩的穷苦人家,开始把孩子送进林家私塾。

修云生就是这样走进林家私塾的。

修云生进林家私塾那年仅五岁。那时,林野花还在她娘的肚子里呢。

其实,修云生的出身也不平凡。

修云生的父亲修洪大,曾是义和团坛口的首领,义和团上下人人敬畏的大师兄。身在义和团时,修洪大率领着手下杀洋人,砸洋行,也曾做过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义和团失败后,修洪大带着妻子逃亡,几年后生下一双儿女。孩子生下来以后,他们带着孩子四处流浪。路上行走,吃饭自然没有规律,生冷食物和霉烂变质食品常常进肚,一不小心,全家染上了大骨节病。

那病初得之时,全身关节肿胀,关节慢慢粗大,最后行动迟缓,疼痛实在难忍,渐渐地丧失劳作能力。最令人心痛的是,因大骨节病困扰,修洪大那一双儿女影响了发育,长成了行动笨拙的侏儒,几乎不能自理。

为此,修洪大痛苦不堪,多方奔走救治也不见效果,反倒把多年积攒的钱财花费一空。

后来,一家人辗转来到林甸,修洪大见这里荒凉偏僻,是隐身的好去处,就决定在此定居。

一九一一年,修洪大拿出仅有的积蓄,在林甸街西购置了两间土房,带着全家人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当年,其妻喜得贵子,生下了修云生。

刚出生的修云生,明眸皓齿,肤色晶莹,从孩子的器官发育来看,没有染上大骨节病的症状,修洪大欣喜若狂,把修云生看成是全家的希望。

他一心想把修云生培养成人,光耀门庭。怎奈有心无力,其妻产子后,大骨节病加重,处于半瘫痪状态。修洪大的病情也加重了,双腿越发地笨拙,举步艰难。一家人填饱肚子都难,哪里还有闲钱送修云

生去读书？

修云生就荒废着，整天东跑西窜，上树摸鸟，入河捉虾，一天天在外面玩耍着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说来也怪，那修云生衣不遮体，脚上无鞋，却从来没有患过感冒发烧，头疼脑热。

修洪大常常仰天长叹：“这孩子福大命大，是老天养活他呀！”

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，修洪大心愿无法达成，内心十分痛苦。

修家的茅屋和林智儒的私塾相隔不远，站在修家院子里，就能听到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。那读书声如尖利的蒺藜，不时地钻到修洪大的心里。修洪大的心被搅得乱七八糟的，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淌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修洪大听到了林智儒兴办义塾的消息，他兴奋地说：“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，我家云生终于拨开迷雾，盼得云开了。”

修洪大高兴得一夜没有睡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把修云生拎了起来，催促他洗漱吃饭。修云生的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双新鞋拿出来，给修云生套在脚上。修洪大把修家老大身上的衣裤也扒下来，亲手替修云生穿上。

这惹得老大修云景眼泪汪汪，忙用破被子裹住身体，遮住那露羞之处，佯坐在炕上，羡慕地看着修云生。

修云生的二姐修双凤瘫躺在炕上，也是偷偷地抹眼泪。

修洪大夫妻哪里顾得了两个大的，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修云生的身上。

修洪大一句句地教导修云生，初次见先生如何问好，初次与同学打交道如何相处。修云生很听话，不停地点头应是，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带着机灵和睿智之态。

修洪大内心欣慰，抱着修云生热泪横流。

上学时间到了，修洪大犹豫起来。

孩子第一天上学，作为家长本该陪伴。可是，其母行动不便，无法出门，修洪大呢，他有难言之隐。

义和团出身的坛口首领，也曾是义薄云天、杀富济贫的好汉，今日虽是落魄之身，却风骨犹在。就这样送孩子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分文束

脩不拿，哪里好意思出头露面。最后，他狠了狠心，反复叮嘱几句，打发修云生独自去了。

那天是林智儒兴办义塾的第二天。

林智儒也是一夜未睡，他内心七上八下，不知道此次免费办学，能招来多少弟子。因此，他早早起床，匆匆用过早餐，一大早就来到学馆。

天光还没有大亮，离学馆挺远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林智儒的心跳加快，连忙催促车夫加快速度，到了私塾门口，还没等洋车停稳当，他就跳下车来。

修云生安静地站在大门旁，一双乌黑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，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林智儒。那双眼睛真好看，就像含着饱满水分的葡萄粒，林智儒看得动情，觉得一颗心都湿漉漉的了。

他俯下身来，温和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修云生。”修云生甜丝丝脆生生地回答。

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读诗书礼记，学诸子百家。”说完，修云生又乖巧地行了一个大礼，“先生好。”

林智儒那个激动啊，觉得那颗湿漉漉的心飞起来了，一下飞到九霄云外，心境随之豁然开朗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就能说出这样文雅的语言，这孩子是可塑之材啊！大材入龙门，林家私塾会越来越兴旺的。

林智儒连连说：“好，好，你这个弟子我收下了，你是林家义塾的第一个开门弟子。”

他激动地说着，上上下下打量起修云生，那颗飞到半空的心又咯噔一下坠落下来。

这孩子太可怜了。

修云生穿着一件黑色棉布袄罩，衣服带着补丁不说，还大得能遮住屁股。下身的裤子更可怜，裤脚拖到脚面，被踩得褴褛不堪。一看就知道，这衣服是大的穿了小的穿，穿了好几茬孩子。脚上的鞋子倒

是新的，鞋尖上还绣着蝴蝶，一看就不是这孩子的。

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林智儒，哪里见过这样的装束，他怜惜地摸了摸修云生的头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难为你了。”

修云生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，睫毛忽闪忽闪地看着林智儒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柔柔地钻进林智儒的心里，他的眼泪差点儿没流出来。

林智儒问：“你既是来学习，怎么没有带文房四宝？”

修云生说：“家里没钱买，爹说让我跟着背书。”

林智儒说：“哦，是这样。”

修云生又说：“学习不拘小节，学会即可。”

林智儒难受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他站起身，从怀里摸出几枚江钱递给身边的小厮：“小山子，快去买一套文房四宝，再给他买一套衣服。”

就这样，修云生上学的第一天，不但有了文房四宝，还得了一套新衣服。

晚上放学，修云生把在学堂的经历告诉了他爹，修洪大感动得老泪纵横，趴在地上对着林家私塾方向磕了三个响头。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大善人啊，我儿福大命大遇到好人了，我修洪大也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林先生的大恩，定当以命相报。”

就这样，修云生开始了他的私塾生活。



马媾疫久治不灭，人们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。转眼到了六月底，马媾疫才慢慢停止蔓延。尹专员激动地宣布：经过整个设局局上下齐心，百姓共同努力，马媾疫彻底消灭。这个消息传出时，很多百姓兴奋得哭了。一些百姓敲盆打鼓，对天跪拜，感谢老天开眼，没有痛下杀手，灭绝人类。

欢乐的情绪持续了两天，大家才发现，他们沉浸在马媾疫的惶恐里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整个春天，林甸居然没下过一场雨。

缺雨天就热，六月末还没有数伏。可是，那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老天就如被炭火烧燎过一样，干燥得不含丝毫水分，你碰触一下就能着起火来；那太阳也像打了鸡血，整天红头涨脸的，醉汉般地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在地面上，去炙烤简直就要冒烟的田地。田地里的庄稼被晒得蔫蔫的，有气无力地喘着最后一丝气息。

去年涝灾，今年干旱，土地变得僵硬板结，一片片的硬壳翻卷开来。

还多亏有去年的涝底，庄稼才不至于被旱死。

为了求雨，尹双庆亲自主持祭祀之礼。当时，有道士李图一在林甸县城内西南隅创建神殿一处，那神殿以一间草房为正宫，内里供奉着关公牌位，草房门楣上挂着“无极宫”三个大字，旁边是三间泥草垒的厢房。

红脸关公是大忠大勇之人，在民间深得喜爱。李图一这个举动深得民心，一时之间，“无极宫”内香火甚旺。

尹双庆亲自主持求雨，那局势自然宏大，气氛也自然热烈。民众敲锣打鼓响亮了三天，道士作法舞扎了三天，老百姓盼雨盼了三天，老天爷还是未落下一滴雨，天气反倒越发燥热起来。

百姓依然唉声叹气，尹双庆就更加沮丧。

后来，还是张瞎子破解了迷局。

那天，尹双庆亲自登门拜访，恳请张瞎子指点迷津。

张瞎子说：“做事，只想其一，不思其二，此大忌也。”

尹专员问：“老先生何出此言？”

“今夕是何夕？”

“公元一九一六年，民国五年，阳历七月一日，阴历六月初二。”尹专员回答得十分麻利。

张瞎子一拍大腿说：“对啊，提到六月初二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尹双庆当然知道，民间盛行祭拜虫王爷，六月初六是虫王爷的生日。每年进入阴历六月，百姓们就忙着准备祭拜。虫王爷生日那天，

祭拜仪式很隆重。身为林甸父母官，他对这些情况自然非常清楚。

“我想到了六月初六，是虫王爷生日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天气大旱，你们只拜关公，不拜虫王爷和龙王爷，那虫王爷和龙王爷还不见怪？关二爷管人心，虫王爷管收成，龙王爷管雨水，对庄稼把式来说，后两位才是正神呢。”
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尹双庆恍然大悟。七月五日就是农历六月初六，民间最在意的是虫王节。每年这一天，农家要进行集会、宰牲、设供、焚香、敬纸。

说得是啊，只拜关二爷，虫、龙二王爷咋能不怪呢？尹双庆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水：虫王爷还算宽宏大度，即便见怪了，也只是不下雨而已，若是遇到小肚鸡肠的神者仙君，一怒之下，把虫灾甩到人间，那怎生了得？

于是，尹专员下令，设治局上下各司其职，官府民间同心协力，定于六月初六，大张旗鼓地行祭拜礼。官家打点关、龙王爷，民间祭拜虫王爷。

林甸境内上下联动，虫王庙里祭虫王，龙王庙里祭龙神，“无极宫”里祭关公。还有东北街新建的朝阳宫，负责祭南海古佛、观音娘娘和诸位佛尊神祇。同时，戏园子唱戏，茶楼里说书，当铺粮栈等商铺，要悬挂锅碗瓢盆，民户檐下垂吊五彩纸人，祈求苍天保佑风调雨顺，庄稼丰收。

于是，相关宫殿庙堂贴上了对联，表达了民间百姓的诉求。

无极宫的对联是：“生蝗灭迹三农泰，旱魃无闻四野安。”

朝阳宫，是龙门派道士冈永信新建的神殿，也适时悬挂出了对联：“佛光笼罩万民乐，诸神保佑四野丰。”

龙王庙的对联则是：“蛟龙出水润万户，五谷丰登笑千家。”

戏园子也不甘落后，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：“唱念心曲求万神庇佑，跪拜诸神祈天下太平。”

一时间，全县上上下下忙忙碌碌，潜心求祈，大街小巷，胡同院落，皆是一派繁忙景象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商家店铺，窗户上都挂起了



锅碗瓢盆，被风一吹，那些炊具发出叮咚响声，简直就是一曲民之乐章。大家说，这是祈求老天爷开眼，老百姓等着粮米下锅，在向老天爷讨饭吃呢。更有那心诚民户，家家檐下悬挂着五彩纸剪成的小人，作为奉献给各路神祇的金童玉女，五颜六色的纸人飘飘忽忽，形成了独特的风景。

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，很多人家开始准备祭祀供品。

林家也不例外，从初二开始，林夫人就开始张罗三牲四果供品，纸钱纸人以及其他供奉之物。除此之外，还准备了黍、稷、粱、菽、麦等粮食祭品，拜请虫王爷保佑五谷丰登。

那时，林智儒的夫人怀有身孕九个月。

自从怀孕，她先经历了涝灾，再逢瘟疫，又赶上马媾疫，接着遇到大旱，就是常人也难以承受哇，何况一个双身子的女子呢？况且那林智儒不善管家，府中大事小情，都落在林夫人头上，她既操劳过度，又忧思过度，一直用药物补养身子，才把这个孩子保了下来，自己的身体却遭损很大。

林夫人终日劳碌操心，虽然有下人指使，也累得腰酸腿疼。

不过，林夫人做事一丝不苟，把祭拜事宜做得头头是道。

六月初六一大早，林甸城内就热闹起来。

家里有地产的农户，早早把供桌搬到田间地头，摆上精心准备的供品，一家人长跪在供桌前，默默祈祷老天保佑，解除旱情，稼穡无虫患，得个好收成。那些没有田地的人，则把供品摆在关帝庙前或者自家院落里，同样虔诚祈祷，希望神佛保佑一家人吃穿无忧。

林夫人早早起来，把林智儒的几房太太和丫鬟仆妇都叫到正厅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今天是六月初六，是虫王爷的生日，你们一定要虔心跪拜，祈求各路神仙保佑林家。林家富足了，你们也就有了依靠。”

二姨太最会来事，连忙回应说：“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用心祈求，让老天和诸神保佑林家粮丰家泰。”

林夫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：“我这月份大了，行动也不便利，今天就不去了。”